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二)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二)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八下

朱溫篡唐 崔裔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遣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

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伸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奉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伸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伸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對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卽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纘。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卽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陸王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

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隸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立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詞事旣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太子卽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沒爲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

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戢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名李繼進。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旣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尙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旣死，崔胤陸辰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辰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

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上乃謂胤辰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况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白造麴。但月輸權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爲仇敵矣。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絢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大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

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惛惛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訴胤滅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胤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辰不樂，吾返正，正且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辰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

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爲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旣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卽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

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踢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磴。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爲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以巨川當爲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卽往衣錦。丁巳。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翊爲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討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

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
臯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爲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
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
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爲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
康懷貞擊破之。丁卯。以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
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
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裴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尙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
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
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
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寧
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於華州。朱全忠
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
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
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
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因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旣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濃。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勸上。上不卽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旣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丁丑。朱全忠軍於虢縣。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勅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秋七月。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

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偃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卽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會常於邢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井死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孔勅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

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犇於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絕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二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誦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它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尙八千人，格鬪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瑋，劫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軍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品。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儲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嚮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柏以飼御馬。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

僇。僇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污邪？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苻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爲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爲右軍中尉。王知古爲上院樞密，侯楊虔郎爲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韓僇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曩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

忠欲必取鳳翔。自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至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李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相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瀆。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

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讒僂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迂之患。使令則有稱慚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獨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壘。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爲

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毳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子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害賢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闔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

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禪。及致仕嚴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展。責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展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爲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遂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苻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

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壬辰。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旣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倖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招募於市。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旣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潑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丁未。

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爲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憊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五月，帝宴朱全忠。

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攜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

忠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禕。沂王禛。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竇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侍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祿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

陸辰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見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尙何待。左右數十人。捧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幙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壘而動。不聽。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中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尙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尙書裴迪爲送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

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尙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秦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齋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卽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譚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瑒。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瑒。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旣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

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趙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延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延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於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尙書蘇循齋百官，牋詣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禮部尙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尙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濃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授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夏四

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壬戌。梁王更名晁。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卽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尙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於曹州。棊之以棘。使甲士守之。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哀皇帝。

郢王篡弑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維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皇帝位。秋八月。郢王友珪旣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友珪以兵部尙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於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朱友謙復告急於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圓丘。大赦。改元鳳歷。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雙之子。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尙爲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

庚寅旦袁家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珣皆爲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啓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楊守亮並見藩鎮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尙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劫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兵拒之事見朱溫篡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車駕還京事見朱溫篡唐夏五月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爲尙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爲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彊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鏗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丁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旣平，乃詔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爲西路行

營都招討使以拒之。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晉蜀兵皆引歸。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守將亦降。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

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璋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四年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閣門南院主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嘗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道襲擊却之蜀主如利州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鑑屯利州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度

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韓興州溺死於江。道襲、韓興元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鑑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侯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旣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襲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

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絳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儻爲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犇於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儻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犇於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紹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於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儁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儁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儁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曠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曠兼中書令。遣還。李繼曠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仍不名不拜。夏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以李繼曠爲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曠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夏六月。李繼曠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爲之誅柴重厚。秋九月壬午。賜李繼曠名從曠。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曠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曠爲宣武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曠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曠鎮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曠爲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旣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曠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卷第三十九上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驪。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爲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爲之長。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都知兵馬使。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黃巢之抵潭州也。荆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旣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衆北歸。爲羣盜。漢宏。兗州人也。事見黃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秋七月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爲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爲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王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僞敕二百餘通鎮犇諸暨

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鱸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賈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賈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

戊。錢鏐克越州。劉漢宏犇台州。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勸使薛朗以其言告。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犇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逃入海。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晔於陽羨。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犇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麋韃具部將禮郊迎之。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錄將兵攻徐約於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夏五月。潤州刺史阮結卒。錢鏐成及之。錢鏐與楊行密爭蘇潤。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春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爲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遠程則皆死。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爲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爲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爲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旣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碭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乎。碭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錄。對曰。大王不爲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

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爲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卽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册。見者有歿，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鸞鷲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册之樓。羣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邕、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暹、內屯田郎中李瑜爲相。又以吳瑤等皆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爲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卽羅平國位，以鏐爲兩浙都指揮使。鏐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尙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滅族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遣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

董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曰守石城袁邠守餘姚。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曰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給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搏充威勝節度使。冬十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搏爲吏部尙書同平章事以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十一月淮

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頴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頴自湖州犇還。兩浙兵追敗之。頴衆死者千餘人。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彥徽犇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濃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慚。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八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爲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爲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於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十二月。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爲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頴。夏四月。頴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鉢拒之。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尙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爲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壠。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還。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

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縮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爲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爲驗。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縮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縮等謀召田頽。田頽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瑋微服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瑋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閹者逃去。縮等果召田頽。頽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頽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卽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頽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頽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瑋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瑋。冬十一月。田頽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十二月。楊行密使人召田頽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頽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爲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

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寔兒虎口。」傳瓘曰：「紆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絕北門而下。顓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帥步兵三百犇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犇福州。章據溫州。田頴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冬十月，田頴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頴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十一月，田頴敗。錢傳瓘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瑋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冬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犇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鏐將兵救之。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

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犇於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庚辰。錢鏐如睦州。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於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瑋。傳瓘。討盧佶於溫州。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瑋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問道襲溫州。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爲溫州制置使。命傳瑋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差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五月己卯。以吳王錢鏐爲吳越王。盧約以處州降吳越。秋八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錢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陳璋帥柴再用等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緇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蕪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犇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鏐爲刺史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鏐酌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犇於吳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尙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璋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

千餘人以歸。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六月，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瑋及大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他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榔潭岳荆南道入貢。秋七月，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四月，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

乙巳，戰於浪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秋

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威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吳馬軍指揮曹筠叛。犇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爲念。及是役。筠復犇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常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醒。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它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

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於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於廣陵。徐溫以濤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册命吳越王鏐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傅瓘爲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册，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紅袍御衣。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璿致書，以受玉册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璿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傅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傅瓘爲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傅瓘兄傅璿傳療傳

璿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疎薄。嘗遣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爲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鑑往諭旨。以晷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旣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

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謁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瑒，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瑒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瓘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爲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爲庶人。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珣，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珣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珣請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珣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珣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珣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珣有刃墜於懷袖，卽格殺之，并殺元珣。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珣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爲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

相鎮海節度判官休鼎掌教令。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雉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侑。弘侑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健、弘億、弘儀、弘偃、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儉卒。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尙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尙少，常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爲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王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爲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卽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

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爲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旣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旣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旣誅。奪仁俊官。幽於東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溫其衢州人也。十二月。加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二月。吳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夏六月。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侖爲鎮東節度使。丙寅。弘侖襲位。秋七月。吳越王弘佐以其弟弘俶同參相府事。八月。制以錢弘侖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十一月。吳越王弘侖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侖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吳越王弘侖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侖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侖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侖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侖曰。然

吏則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旉。昭旉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十二月庚戌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侗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襄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侗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旉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旉君子也，奈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侗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侗，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侗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思進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侗由是獲全。八月乙未，以錢弘俶爲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內牙都指揮使斜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秋七月。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爲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侗居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爲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爲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犇吳越。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旣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

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旣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慚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汾海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爲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爲節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人破陳本斬之。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冬十月，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閩王延翰蔑

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爲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爲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慚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韓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宮主。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旣爲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尙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府。卽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氏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閩主好鬼神。

巫盛輶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輶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輶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難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十一月，閩主尊魯夫人黃氏爲皇太后。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形如木質，攢以鐵釘，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輶。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

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驚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傲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傲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傲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挺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傲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卽皇帝位。更名昶。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旣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驚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鈎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弑。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傲。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傲。傲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傲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傲部兵千餘。持白挺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傲首。犇吳越。詔暴傲弑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

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般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王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夏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

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旣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尙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爲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呼

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執親執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陔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鄰國，諡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色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遣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葉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掎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

斬翹翹犇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達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唐主遣客省使尙全恭如。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鎮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夏四月。閩主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夏六月。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

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謀，沂豐以侍宴卽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檄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費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貨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秋七月，閩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巖得衆心，罷歸，醜殺之。九月，閩王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冬十月，閩主曦卽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守亮、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

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顏皆遁歸。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晝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尙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梓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延平鎮爲鏞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尙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尙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三月。閩

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旣而收歸。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卽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遣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王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重遇。旣弑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

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尙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尙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犇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積舉郡降之。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

進齋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亡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鏐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鏐。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犇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弑曦。復叛。犇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犇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

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夏四月。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旣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救。八月。唐兵圍建州。旣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

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泉州郡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初。唐人旣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遣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

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以弘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鐳釜。野有鑿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疊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

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僭疆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尙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尙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旣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唐主以矯詔收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

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己。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侖。弘侖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旣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侖從之。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侖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瑀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瑀，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衮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瓊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浚滄，隱討斬之。

三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犇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尙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

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巖襲位。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爲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武人。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婚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逆之。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主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尙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卽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於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

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建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雅爲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杲爲循王。弘暉爲思王。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辯王。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久之。不召。遂卒。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

西御院使王黼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爲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卽皇帝位。更名玘。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秋八月。漢葬天皇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娼婦微行。僦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卽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漢中宗旣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禮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冬十月。漢王命韶王弘雅致仕。十一

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漢以戶部侍郎陳偃同平章事。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於私第。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九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旣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仲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仲曰。慙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鑪湯鐵牀。劊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儒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

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楨王。崇興爲梅王。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卽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旣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卽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

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尙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宮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尙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宦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二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碭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

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

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勅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勅。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緝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

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勅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勅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尙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鑼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鑼。

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旣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鄰爲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畧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鄰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江陵卑溼。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

盧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賁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西方鄴爲節度使。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爲豆盧革章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於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悅。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鬪。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冬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主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

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

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

詣河東勸進。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爲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

藩。此必姦臣之謀。佗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慤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間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卽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旣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

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犇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犇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顯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顯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顯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勅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顯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問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勅等飲酒祐數思勅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顯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顯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槌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顯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顯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顯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顯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顯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顯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顯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

孰敢不從。顯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顯。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顯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顯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顯曰。公出徐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顯怒曰。吾欲得可求。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顯。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溫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顯於牙堂。并其親近。溫始暴顯弑君之罪。輓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顯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顯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

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成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戮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是歲弘農遣軍將萬全威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威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

五月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羹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羹以徇。不然隨羹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儆爲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溫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

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搗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事禮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鄣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卽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表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

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秋七月，吳徐溫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麇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旣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略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尙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陽郡公溥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嘆曰我國家而爲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冬十月出濛爲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爲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卽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

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秋七月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右雄武大將軍。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爲閣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溫名。兩爲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遣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諡曰忠武。十一月庚戌。吳王卽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

帝。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玉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

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賜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爲太子。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秋九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東海康王徐知詢卒。夏六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尙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

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尙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秋七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尙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歛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誥辭尙父丞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爲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

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駱人周廷玉爲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瑒如西都册命齊王王受册赦境內册王妃曰王后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夏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於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儆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儆貶池州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名九月癸丑令謀卒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卽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册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尙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

爲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陽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陽宮使，徙讓皇居丹陽宮。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雖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號及諡。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